

# 因為新冠而離別

## Say Farewell to My COVID-19 Patient

■ 文、圖 | 蔡雯婷 臺北慈濟醫院 15A 胸腔內科病房護理師

進入專責病房的 Day-09(第 9 天)，是我這一段日子以來印象最深的一日。還記得那日一早晨間會議時，護理長說著病室病況以及滾動式疫情政策，當我專注的聽著主管叮嚀時，一陣尖銳的呼叫鈴響起，晨會所有人的視線立刻轉向病室內的監視螢幕。拉近螢幕一看，原來是 VT(心室性心搏過速)，所有人立刻起身各就定位準備救人，有人負責聯絡主治醫師、專科護理師，我發現我正在機械性反應的穿上防疫的全套裝備，快速進到病室。病室裡，除了我，還有其他原本大夜班的夥伴，還有值班醫師，大家各司其職確認病人狀態，放上監測病人血壓的儀器，醫師拿起電擊器，而我正準備著調整醫師要給予電擊的數值。

我們要急救的對象，是有心臟疾病的新冠確診病人。這位阿伯在住院前一週才做完心導管手術，不久確診罹患新冠肺炎而來住到專責隔離病房。他在住院前跟家人討論後填下「不施行心肺復甦術(DNR)」同意書。想不到，真的發生了到底要不要急救的考驗。面對緊急狀況，值班醫師聯絡阿伯的心臟內科主治醫師，專科護理師立即聯絡家屬，手機擴音傳來家屬的聲音懇切的重複著「救救我爸爸！」聽得我眼眶滾著淚水。雖然阿伯已簽了 DNR 同意書，但家屬若不同意仍可改變，順著電話那頭的要求，醫師決定施予電擊急救，急救的同時心臟內科醫師趕到，後來才知道，原來昨天夜裡阿伯也曾心搏過速而急救。心臟科醫師接手放置中心靜脈導管、加強心臟用藥，阿伯身上已多了很多的靜脈針，周邊的點滴靜脈輸注幫浦更是架得比人還高，只希望能為他多爭取一絲生命的希望。只是，望著螢幕，血氧濃度、心跳速率的數值一直止不住的往下掉……

我能做些什麼？想到跟阿伯親近的女兒，我知道該做什麼了。病室裡充斥著電擊器不時發出的警報聲和血氧機的嗶嗶聲，穿著防疫免寶寶裝的我，笨拙地拿起阿伯的手機，撥通電話給他的女兒，按通手機的擴音鍵，我透過 N95 口罩大聲喊著跟阿伯的女兒說：「妳的爸爸心跳快沒了，妳跟爸爸講講話，我把手機放在妳爸爸的耳朵旁邊！」手機傳出女兒先大哭後不斷啜泣的說：「爸爸，我會好好照顧自己，也



會照顧好其他人，你放心的走……」一旁的我，心緊緊的，眼鏡起霧了，感覺一滴淚水滑落臉龐，又瞬間被 N95 口罩吸收而消失了。女兒說幾句話後，儀表板上呈現一條長長的直線。醫師確認沒有生命徵象後，我對手機另一端的女兒說：「您的爸爸走了。」更悲悽的哭聲傳了過來，女兒接著說：「能不能幫我爸爸拍一張照片？」又問我：「那我現在該怎麼做？我們能做什麼？」我克制自己正快潰堤的聲音，冷靜地回答著：「阿伯的遺體會在 24 小時內火化。」也告知女兒後續可以處理的葬儀相關事宜。

在這段疫情期間，我們被強迫學習著如何應變，但這場疫災帶給人們的傷痛，真是一段沈重的記憶。我為阿伯做我僅能做的事，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哩路，我把握著最後機會，讓家屬有機會對阿公道愛和道別。

為阿伯整理儀容後，拍下他最後的身影，傳給他的女兒。女兒在電話中的道謝，連我都感覺得出她心中那一股難以抹去的哀傷。在護理執業生涯中，時常聽到家屬對我說的一句句道謝，但這位家屬的那一聲道謝，非常難忘。我也會一直記得他，這位因為新冠肺炎而離開我們的病人。☹